

湘軍

7

日記
地方志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湘軍

7

日記
地方志

朱漢民 丁平一 主編
李 斌 文平志 肖喜雨 點校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湘軍：全10卷/朱漢民，丁平一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2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ISBN 978-7-5097-4618-9

I. ①湘… II. ①朱…②丁… III. ①湘軍—史料
IV. ①E2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098688 號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湘軍·第七卷



主編 / 朱漢民 丁平一
顧問 / 劉泱泱
點校 / 李斌 文平志 肖喜雨

出版人 / 謝壽光

出版者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區北三環中路甲 29 號院 3 號樓華龍大廈

郵政編碼 / 100029

責任部門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電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項目統籌 / 宋月華 范迎

經銷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市場營銷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讀者服務 / 讀者服務中心 (010) 59367028

責任編輯 / 魏小微

責任校對 / 賈鳳彩

責任印製 / 岳陽

印裝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開本 / 787mm×1092mm 1/16

版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 ISBN 978-7-5097-4618-9

定價 / 9800.00 圓 (全十卷)

本卷印張 / 50.75

本卷字數 / 1081 千字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請與本社讀者服務中心聯繫更換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卷說明

本卷包括兩方面內容，即湘軍人物日記和清末地方志中有關湘軍的史料。

一、日記部分：本卷收集有關湘軍人物日記十種：《王壯武公遺集·日記》、《曾文正公日記》、《能靜居日記》、《師伏堂日記》、《越縵堂日記》、《郭嵩燾日記》、《湘綺樓日記》、《王文韶日記》、《李興銳日記》、《張集馨日記》，反映了湘軍在各個時期的不同情況，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湘軍人物的交往等方面的資料。

各篇所錄內容側重點不同。對原日記中有關湘軍的上諭、奏稿及碑傳等，因其他卷次已收錄，本卷大都未予錄入。所錄日記，凡有原始底本者，如果沒有錯誤，點校時原則上皆依原稿；對難以找到原始底本而以已整理稿為底本的，則重新點校並以現行繁體為準。同一日記中對同一人、事記載不同的，依“保持原貌”的原則，未予改動。

二、地方志部分：本卷收錄的清末地方志中的湘軍史料，以湘軍創始地和兵源、餉源重要基地湖南為重點，兼及湘軍活動的主要省份，內容則以湘軍的軍事活動為主，兼及經濟、文化活動和社會影響。

湖南省以外各省，原則上收錄通志，如《湖北通志》、《重修安徽通志》、《江西通志》、《甘肅新通志》、《新疆圖志》、《山西通志》等。唯江西省湘軍資料較多，在《江西通志》之外，又收入《石鐘山志》。廣東、廣西、浙江、福建、江蘇、陝西等省，是湘軍活動的重要省份，清末未修通志，僅選取這些省份中相關府志、州志、縣志予以收錄，如浙江《杭州府志》、廣東《嘉應州志》等。四川、雲南、河南、福建等省，雖有湘軍活動，可惜無清末的省志，而這些省份與湘軍活動相關的縣志中，於本地官軍、團練抗敵事蹟敘述詳盡，於湘軍活動記載則極簡略，故未予收錄而付闕如。

各地方志中的湘軍人物，因本書另有人物專卷，為避免重複，本卷僅擇專卷未收而史料價值較多者酌量選錄。各地方志中原載湘軍首腦人物的奏疏、詩、文，有的已經出版，有的另卷收錄，本卷中一概從略。所收地方志依湘軍活動的時間順序排列。

本卷由李斌、文平志、肖喜雨整理點校。李斌整理點校了日記部分。文平志、肖喜雨整理點校了地方志部分。並此說明。

第七卷 目錄

王壯武公遺集·日記	1
曾文正公日記	77
能靜居日記	114
師伏堂日記	184
越縵堂日記	199
郭嵩燾日記	214
湘綺樓日記	270
王文韶日記	305
李興銳日記	323
張集馨日記	332
湖南通志	351
新甯縣志	480
湘鄉縣志	486
湘潭縣志	573
衡陽縣志	575
長沙縣志	576
善化縣志	578
邵陽縣志	579
武岡州志	580
湘陰縣圖志	582
巴陵縣志	598
湖北通志	608
江西通志	652
石鐘山志	664

重修安徽通志	685
杭州府志	721
金華縣志	728
續纂江甯府志	730
臨桂縣志	738
嘉應州志	740
銅仁府志	743
綏德直隸州志	746
山西通志	749
甘肅新通志	751
新疆圖志	779

王壯武公遺集·日記*

咸豐丙辰日記上^①

正 月

大建，庚寅，元旦。五更起。微風無雨。盥洗畢，衣冠北向九叩首，恭請皇上聖安；西北向拜，稽首，遙祝二親壽；遂出營外，東向稽首者四，朝青帝，為軍士及國民祈福。禮畢，東方明矣。迺往新營拜賀伯兄、鈴叔及諸友年禧，回營拜賀卜臣叔、六兄及諸友年禧，受眾勇賀。晨餐後，各營營官率百長次第來營賀年。午初，日見，令百長嚴發偵探，命各勇下碁、猜拳、鼓吹、高歌，聽其自便，惟禁賭博、酗酒及唱淫曲者，至黃昏始罷。是日，諸營雍雍怡怡，如復觀昇平氣象也。

初二日。早，晴。辰間往各營謝步，命眾勇為樂如昨日。午後，召永勇百長、藍翎外委杜義品至，與諸友率百長等觀其技，馬上舞矛，進退遲速，無不指揮如意。對眾大獎之。仍令各勇角技為樂。至晚，壯勇唐玉益自省回，奉到左先生書，係去臘十九夜作，復鑫十四日所發信也。末段云：“知人最難，非從容詳觀其大節，不能定其為君子、小人也。臧否之論不可遽，踰量之言須慎其悔，願高明留意焉。吾輩自信無愛憎之私，然即此自信之念，即不免偶有偏著之病，特不返觀不覺耳。老兄剛烈男子，世之所少，然常欲集陶詩兩語篆以奉贈，則‘貞剛自有質，彌縫使其醕’十字也。未知尊意云何？永明賊如易了，了後能來此一譚為幸。”又，解軍火來營之軍功常獻瑞、

* 《王壯武公遺集》為湘軍早期將領王鑫著作的結集，由王詩正編，清光緒十八年刻本。臺灣文海出版社曾予影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五輯。其日記即編入《遺集》第十九至二十二卷，凡四卷，收錄王鑫咸豐六年（丙辰）正月至七年（丁巳）八月的日記，間有缺略。其中卷十九收錄咸豐六年正月初一日至六月初七日日記；卷二十收錄咸豐六年九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日記；卷二十一收錄咸豐七年正月初一至閏五月十九日日記；卷二十二收錄咸豐七年閏五月二十日至八月初四日日記。此次整理，不再取原《遺集》總卷次，僅保留原書內日記一·“咸豐丙辰日記”，日記三·“咸豐丁巳日記”等眉目，以存原體裁併揭示年份。本卷以王詩正編，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為底本。

① “上”字為點校者所加。

常獻珂、劉勤宜，奉到李春醴觀察去臘二十日辰刻所修書，計二十二紙。

初三日。早，晴。仍令各勇爲樂如元旦。百長多有習馬上舞矛之法者，諸勇亦有奮發之意。屯蕤本擬是日回澧州，爲余求小春，諸賢畱餞之，遂大醉。余與反覆論時事，雖不盡中，然實能道其所見。於戲！使以屯蕤之才識而潛心玩索於聖人之道，吾烏能測其所至哉。晚間，止各勇戲。風號徹夜。

初四日。早，陰。憂釭項不繼，且感左先生“兵冗而雜，適足爲累”之語，又裁鳳勇二百、蔣都司之勇二百、健銳勇一百，併札飭從九林紹元回衡，令守備黃輔鼎獨帶。午初，屯蕤起程，擬先往宜章縣省其尊人秋湖老師，然後取道湘鄉與季弟心牧會晤，迺回澧州。余命侍勇何義勝、壯勇周泗清送之，與伯兄、諸友送至營外。屯蕤上馬，余等竚立，屯蕤行不半里，回顧余等尚在外，亦下馬行，行且望。頃之，但見煙樹茫茫，泫然而返。午間，作書復李春翁，交常軍功等帶去。黃昏，微雨。夜間，風雨大作，余念屯蕤，竟夕不能成寐。

初五日。風雨不止。既難出隊殺賊，又念屯蕤之去，獨坐無聊。嚮晚，周泗清由道州來，遞到屯蕤書，稱昨日別後細思，事不宜遲，即徑由道州取道湘鄉回去，待來營後，再假半月往宜省視，以後不復問家事。予感屯蕤之高義，而又深幸我生之有福也，夜間，作書復屯蕤，併致信心牧，屬邀鐵兄、石弟、芝生輩候之。又接到李春翁由鳳勇寄來去臘二十二日書，計十六紙。

初六日。大雨。黎明，派壯勇趙益和送致屯蕤信併家書，即令送屯蕤回澧州。辰正，修稟請秋湖老師安，將屯蕤回家事詳告之。又作書招海公子及吳羽臣，著壯勇蔣林順送往宜章。夜間，因帶焮勇之從九張毓杰貪庸而愎，乃札令明日裁勇二百，所存三百名交外委蕭榮芳獨管。計自去臘撤海勇五百、左勇四百，合之初四及今茲所裁，共汰勇一千六百矣。固欲節饑，亦所以求精也。是晚，雨霰交下，至四更始罷。想閨中人翦不成宜春字矣。我屯蕤行路之難，又當何如耶！

初七日。天色將霽，補錄元旦以來日記。午間。問昨日搜賊案，斬已革之健銳勇楊正洪示眾，賞失物之周朝舒，杖責洋煙之李得榮，已命責譚仁貴而釋之，嚴加訓飭。是晚，李春翁由海勇送稟之便，寄到去臘二十七日信，計二十三紙。此公憂時之深，愛民之切，與人之誠，流溢楮墨間，令讀者歔歔泣下也。是夜，札飭左光藻率勇四百，助周文豹駐松柏地方。

初八日。早，陰，午後晴。周文豹於已正著勇解老賊李括括至，訊明正法。又送來被擄逃出一名，言賊情甚悉，賞而釋之。未初，左光藻著勇報：松柏被賊竄入，周文豹敗退大塘，伊勇未敢遽進，遽命出隊往江華城邊便探虛實。定更時回報，城中賊未全竄。二更，松柏探子回報，稱竄出之賊尚踞松柏邨莊。定計五鼓親率數百勇馳往該處痛剿。是晚，凱章至，知屯蕤爲雨所阻，初六未正始由道州坐船出黃泥司，取道湘鄉也。諸營多有送禮物賀余明日誕辰者，槩卻之。

初九日。五更起。各路探子未回，迺暫緩松柏之行。命鳳、焮、健銳各營黎明出

隊，分兩路往城邊攻打，新老湘勇出隊接應。辰正，作書致李春翁，著徐仲文送衡州，又稟撫憲及省局公文四角。是日，攻城未下，未正收隊。拏賊探，訊供竄松柏者係馬廷柯、盧維新、馮振彩諸賊目所帶，朱洪英、蕭元發等欲竄甯遠。令杜義品、彭玉貴各率所部勇一百往松柏，與左光藻、周文豹會剿。二更，報賊已出城逃。遽發輕卒襲之。

初十日。黎明入城，屬顏及庭司馬速回錦田督團防剿，郭寶田督道勇幫同任明府辦理善後。札飭黃備率所部勇往松柏會剿，周、左諸弁悉歸節制。遂渡河。大風雨至，不能立足，僅行數里，宿丁橋。探賊前隊已到四眼橋。四更起，講武事。

十一日。黎明，冒風雨前進。午初，過錦塘，天始霽。抵四眼橋，宿焉。接東安賴古愚明府初七復書，懇切明快，其剛直忠愛之誠活見行間。嗚呼！使天下之爲民牧者皆如賴公，何憂不治乎？五更作書，交來使復之。

十二日。黎明，率隊由四眼橋前進。探賊將入魯觀洞，未初，追及之於路亭，分四路擊之，賊大敗。追至九疑、魯觀二洞口收隊，斬殺近二千，生擒八十餘名。我勇僅受傷者數人而已。是夜，訊賊供，分別斬釋。

十三日。寅時，探報賊盡夜竄藍山，迺命鳳勇畱辦餘匪，與伯兄率湘勇急追。賊將作飯於柑木橋，我勇及之，奔。黃昏，戰於五泉塘，又大敗之，乘月色追至嘉禾土橋墟，二更，始收隊爲食。是日，雨止路滑，忍飢逐北，行百有餘里，途間有一勇奉我生蔬，辭之，不忍獨飽也。沿途多蘿蔔，勇夫欲買食之而無主，余命其擲錢土中，量取之。

十四日。卯初，分布各哨四路追賊，余率十餘勇入嘉禾城，覓紙作書出示。袁明府已先夜遁，城門大開，寂無人煙。半時許，百姓聞余至，有來見者，余屬其作速搜匪，認真辦團。遂往唐邨墟。是夜，接黃守備及江華賀、李二弁稟，知松柏之賊已於初十日竄富川，麥嶺之匪尚踞白芒營。迺札飭外委蕭榮芳率赫勇馳往會剿。四更起。念明日爲元宵節，去年今夜，余在衡郡晤魏將侯先生，甚相得也，曾幾何時，而往事不堪回首矣，感泣之餘，作聯辭輓之。

十五日。昧爽，探賊將由臨武猺山竄往廣東連州，率勇往追。午後，過瓦嶺，抵黃壽灣，聞賊已入猺山。余見我勇之飢憊、足腫者甚多，繞過瓦山嶺，伙勇、長夫叫苦之至，迺與伯兄、凱章僅選帶精銳勇三百餘，舍裝行，餘槩令折回藍山。層崖峭壁，鳥道羊腸，行人時出雲表，時入幽谷，想九折坂不是過也。行二十里，天色已晚，至上達水一猺家，聞今早賊從此掠食而去，尚餘蔬少許，令分買攜之，趁月色行，上火梅嶺，過楓木坳，下雷家水，又上爛泥田，出龍頭，下至八畝田。又約五十餘里，探賊在十餘里外之小東，迺令各勇稍息，余與伯兄、凱章亦且睡且坐，思今日爲元宵節，屯蕤想已抵吾家，與心牧、鐵石諸友晤談，其樂蓋可知矣。

十六日。微明，與伯兄率各勇至桐木壘，忍飢分兩路進，擬可一鼓殲之，到小東會兵，則賊又去半晌，出湖南境矣。迺跟蹤急追十餘里，至連州屬之茶坪，及之，該

匪且戰且走，我勇且殺且追。又約四十餘里，始出猺山，至沸水洞，賊不敢停，而我勇飢疲亦已極矣，迺入邨作飯。是日，見賊之困苦更倍於我，使再能耐苦窮追，此夜亦可藏事。余是時尤極思桓桓輩也。午後，雨至晚。

十七日。早，雨。探賊往星子路上逃竄，又有數百匪已至連屬之雲霧洞。已正，作書達張漪珊刺史。點各勇名，教以耐苦之道，其氣復振。午間，前進豐陽、夏湟地方，諭團練速剿雲霧洞匪，而自率勇追朱逆於楊家觀。途間，聞已被團練拏百餘名，送至東陂觀，遽往視之，則朱逆尚未獲也。迺懸重賞購之。夜，訊決各匪犯。

十八日。雨不止。團練又送賊百餘名，分別研斬。嚮晚，各哨勇回，亦拏匪三十餘名。是夜，購線去拏朱洪英。據生賊供，蕭元發已於十四夜服毒死矣。

十九日。雨不止。各堡紳士次第來見，或獎之，或責之。有畱坐久之，屏左右語者，知此地情形大不易辦，予甚憂邊患之，未知何日可弭也。

二十日。大雨不止。作稟陳初八日以後事。夜間，密召正紳議靖邊氛。

二十一日。微雨，大風。稟稟成。諸友督各哨勇夫由藍山來會。晚間，作書達左先生、朱石翁、李春翁。

二十二日。大風。午後接周文豹稟稱，十四、十五剿敗白芒營之匪。語多囂競。晚間，接黃守備稟，敘事略同，而切實平允，不掩人功。迺分別褒貶之。李春翁著人送初六夜信到。是夜，大霰雨。

二十三日。大風，寒甚。余見麗峰、羽臣、芋仙蹲踞桌下圍爐，大笑之。午間，去冬往澧求賢之使回，嚴子書辭，且稱儲子不知何往，周子亦不願出。余爲之歌《蒹葭》、《園有桃》二篇。嗚呼！天生斯人，諸公獨無責乎？屯蕤，屯蕤，此時已抵何處也？是日，札撤鳳勇三百、永勇六百、左勇三百二十。調杜義品、彭玉貴來營學習。嚴斥李金陽回家晚來。百憂交煎，徹夜不寐。

二十四日。晴。卯初，差何本高送稟及各信下省，段慶雲送輓聯、賻儀往衡州魏家。辰間，作書致張漪翁，囑謝紳前去密商一切。至晚，城局俞紳持張刺史稟來，約予往會。答以待謝生回再議。是日，感題旅壁一聯云：“不官不紳，乃身恫瘝何日釋；亦儒亦將，此中孤意更誰知？”夜間，與李生登瀛論讀書之法。

二十五日。大晴，風止，猶有餘寒。午間，嘉禾縣鈔呈賊供。僧順泰供內有云：小的於十月間同蕭元發到江華城內，屢次差人到永明請朱洪英前來合馬。廣西兄弟不肖前來，有六千多人隨陳元帥廬維新往富川去了。朱洪英尚有萬餘馬子，與小的們合成一股，屢與王大人兵勇開仗。見王大人兵勇十分利害，乘夜搭木橋過河，想由藍山、臨武一帶出廣東與何元帥合馬。不料跑至甯遠路亭被王大人兵馬趕到，小的們那敵得過，被殺二千多人，所有鎗礮器械都被奪去，又各逃跑，剛剛到洪光墟、土橋墟，又被趕上大殺一敵，小的們就跑，把紅巾器械丟去，各自逃命。小的們出江華城，本有一萬多人，路亭一敵，殺了兩千多，又有二三千人並無頭目統帶，竄入猺山，不知下落。及到洪光墟，祇賸四五百人。王大人善於用兵，實在利害，初次打仗，不過兩三百人，後來越打越多，不知兵從何來。小的們敗後，王大人緊緊追趕，不肖放鬆一步，不得喫飯，又不得歇氣，所以屢戰皆敗，鎗礮馬匹在路亭失去不少，因行走不便，隨路俱有丟棄。及到洪光墟，亦所餘無幾。小的們屢次打仗，

並未大敗到這樣子。朱洪英帶有一妻一妾；蕭元發帶有姪蕭二，蕭一家有三十六人；張元帥名祿，甯遠新張家人，帶馬子一千二百五十八名；李軍師名士龍，甯遠人，三兄弟；郭玉階、郭玉陞、歐三、歐五均道州人，共帶馬九十六名；唐逢達、唐逢達、彭老五帶馬一百二十名；桂楊州朱軍師章傑帶馬七十二名，其餘均有管帶，小的記憶不清。女元帥有二十餘歲，姓許，郴州人，帶有多人，尚有妹約十七八歲，在路亭被官兵殺了。小的到土橋墟尚見朱、蕭二人，此後不知走往何處。那時各自逃命，不能相顧了，豈猶知管帶之尚有人哉。晚間郴州有二生由衡州來，稟楚勇奪功事。余爲反覆論正誼明道之理以示之，媿謝而去。夜，問拾賊金事，爲詳解“富貴在天”一語，各勇慙懼謝罪。

二十六日。大晴，寒氣消矣。余與伯兄患腹疾，因此地在萬山之中，河水陰寒所致。迺令各勇均飲井水，且常服檳榔煨薑以防病。午間，伯兄招飲，席間，與諸友極論爲君爲臣難易之分。晚，接張漪翁復書。夜，與局紳商議一切。

二十七日。大晴。晨餐後，點各勇名，多方教諭之。講畢，令演礮法。久不教操，生手太多，殊不堪寓目也。朱岡司巡檢張清鑑，字霽堂，文貞公裔孫，呈所作感時詩十八首，讀之爲淒然淚下。與局紳細商，定議今夜五鼓請伯兄率新五哨駐湖江頭，麗峯、凱章率副五哨駐豐陽，余率正五哨駐夏湟，分辦各堡攻城，劫殺稔惡土匪。

二十八日。大晴。分辦湖江頭、豐陽、夏湟及梁家水、大富頭等邨之匪，斬決二十八名，裂梟豐陽暗惡頭此地呼逆目爲惡頭，力持一切者爲暗惡頭監生吳明馥示眾，同聲稱快。日來多不如意事，昨夜自傷孤立。屯蕤歸，而翔岡、小春、桓桓諸人不至，輾轉焦思，自宵達旦。是日昏憊殊甚，既而悔之。

二十九日。大晴。黎明，請凱章率六哨勇往李茶山一帶追捕朱洪英。訊決匪犯五十六名，裂梟四名。

三十日。黎明，微雨。念凱章與各勇行萬山中，徑仄窄路滑，甚是不易。午後，又微雨久之。是日，又斬決四十二名，裂梟五名。嗣後正紳始敢明目張膽與匪爲仇矣。夜間，余見春雨知時，又念昨日爲驚蟄節，感題寺壁云：“細雨潤來皆含生意，號雷振處渾是化機。”

二 月

初一日。晴。凱章搜山未回。各哨勇均於昨夜遣歸，僅選畱百人駐三江口，會合猺人緝捕。午間，徐仲文自衡州回，奉到李春翁前月十七日復書。又接到馮春翁及毅兄書，諫余剿陽山匪徒也。聞黎警齋已抵道州，慰甚。而子山、良甫一歸杳無音信，令我望眼欲穿矣。是日，訊決匪犯二十二名，又發五哨勇往東陂觀捕積匪。日來所決各犯，多有自數其惡，伏地請死者。又有少年賊黃某，直認攻城打仗不諱，且曰：“小人早喪父母，無人教訓，有祖母在，求錢以養之，故爲此耳。請就刑。”余哀而釋之，伊族團力請寘諸法，卒不得已殺之。嗚呼，誰實釀之，竟令至此，使余欲生一人而不得，日取斯民而戮之也，可勝痛哉！夜，接蕭外委稟，知富川尚被賊踞。又探報陽山

之賊分股竄至離此五十餘里之保安地方。

初二日。晴，幾不勝裘。訊決四十三匪。斯時，愚懦良民亦敢明日張膽與賊爲仇矣。申正，探報保安之賊已至西岸，此地距東陂觀十五里，逼近錦田及廣西。且聞連州兵勇四千，三戰三北，退守州城。余奮然大怒，飛諭西溪九堡擇險固守，若放一賊入湖南、廣西地面，余先剿汝團矣。遂上馬，率隊行至東陂觀，天已昏黑，迺諭各團層層密布，宿焉。

初三日。黎明，率勇進發，不數里，雨，迺命刀矛先行。離西岸里許，賊分兩路來敵，我勇三路擊之，賊大敗。各團聞鼓聲、喇叭聲，分途殺出。殭屍流血遍滿山原，千餘之賊須臾盡殲。是日，團勇不但指揮如意，且有祇顧殺賊，見財物狼籍，不俯取一文一縷者。孰謂廣東之民但解作賊耶？午後，收隊回東陂觀。雷聲隱隱然，而雨亦不止。各勇衣衾盡溼，令移住各鋪家。是晚，接左先生復余除日書。

初四日。早，陰，晨後晴。午間，食小菜。見封識周密，切斷處端好，有分寸，知係母親手賜。因憶出山時，母親倚門語送曰：“兒勉力圖之，切勿以我二人爲念，是即兒之孝矣。”然自癸丑歲十月歸省後，不親色笑者三年於茲，此心安得不時刻懷思耶？晚間，警齋自道州來，毅兄、春翁促之來諫余深入。苦哉，諸公所見已不逮我麗峯矣。夜，訊梁家水、巖塘人犯二百三十七名，正法七人，杖責八人，餘俱開釋。又訊決各邨送來積匪一十九名。偶得一聯云：“蒼天原有眼，赤子本無心。”十字中無窮感慨，誰與悉之。

初五日。早，陰，已初以後，雨連綿不已。與黎生抵掌談心，共觀近作，暢甚。生又述其新婦張氏字明姑，年十六送別詩云：“一月新婚別，三章破虜行。祇愁釋婦意，難稱老親情。”又稱道州建三生祠，其弟宗鑑年十二，作《拜王揖馮弔周圖》。余是時尤爲之感歎不已，思我光庭老友而悲永郡之更無武弁也。嚮晚，隱霞來，相與極論時事，至二更盡。三更，成、李、謝諸紳至，暢談久之。四更，雨止。

初六日。黎明，張霽堂自連州來見，與論連州事勢久之。已正，飛信湖江頭，請伯兄率新營勇來駐東陂，辦西溪各堡積匪；屬凱章所領百餘人來會。午正，率勇馳赴連州，與張漪珊刺史、勒怡田副將商辦一切。黃昏，抵州城。是日臨行，決積匪十三名，裂梟一名。

初七日。早起，接劉蔭翁由醴陵寄一信，云率勇四千，將援江右，且求言。海公子亦有書，云見奉中丞札辦宜章團練，慰甚。均作書復之。已初，往州署，與漪翁商議。頃之，怡翁至，座間暢談。漪翁老成諳練，不失讀書本色；怡翁忠勇謙和，藹然可親。而漪翁幕賓李芸屏丈人，亦有學行之君子也。是日之會，可謂幸矣。惜霽堂未至耳。夜，與警齋談久之。連日天霽，尚未見日。

初八日。晴。辰正，往怡翁公館會談。此老將略頗似塔、周二公，令人敬愛無已。旋往州署見漪翁。頃之，怡翁至，霽堂亦由東陂觀至。彼此談心論事，樂甚。余爲述前日應李生請，題書院楹聯二首，云：“問諸君何事讀書，若除卻格致治平，別無學

業；媿我輩急求用世，自思老少朋友，可能安懷？”又云：“四子五經豈直是時文題目，要字字向己身體認出來，方無負平生攻苦；七篇八股亦何非用世經猷，果孳孳學往聖切實作去，孰不推一代賢豪？”漪翁歎曰：“必如此，方稱內聖外王之學，亦君子時中之道也。”晚，接伯兄書，言日內在東陂觀決積匪多名。

初九日。晴。早起作書，交正前哨常德勇魯德儒持往澧州致屯蕤，感憤悲懷，一倡三歎，即我亦難再讀，何況屯蕤也？飯後，何游戎拜會，余見其剛直可風，以事不如意，且有足疾，遂灰心時事，迺從容慰勸之。午飯後，漪翁、怡翁、霽堂、李老先後至，畱飲暢敘，麗峯、警齋亦與焉。余笑曰：“今日之會，勝竹林清談矣。”

初十日。晴。辰飯後，往會怡翁，久語北方事。至午，漪翁、霽堂、李老均至，商定明日進剿西江賊一切機宜。晚歸，作書告伯兄各勇連日操演，稍有進境。三更，率勇啟行。

十一日。晴，有風。申初，抵離西江十里之茅坪紮營。夜間，探子回報，賊尚在西江一帶，彼地難民泣訴受害之慘，且曰：“汝湖南王大人將欲盡殺該賊乎？抑祇求敗之而放其生乎？”答曰：“我湘勇只曉得殺賊以生百姓，不知所謂生賊也。”余聞而歎曰：“嗚呼，觀難民之言，時事之變尚可問哉？”夜間，接心牧書，言寨堡宜修。警齋亦知其迂也。

十二日。黎明出隊，往西江進剿，賊拒敵。分三路擊之，賊大敗。乘勝焚燬賊營三十餘座，斃賊近二千，追逐二十餘里。蔗塘、外塘兩邨之民感激涕零，莫可名狀。蓋二邨被賊圍攻已月矣。昨日，賊用地道引決其塘，又斷其山泉。掘地丈餘，不得水，火藥亦盡。正在垂危，而急得救，故感之深如此。是日之戰，桂勇、宜勇及西溪九堡團勇亦均出力，甚可嘉也。夜間，李春翁專人送朔日書到營。

十三日。寅初起。見案上有詩，迺警齋昨夜作，甚清雄，中有“夜色寂寥人望月，大聲悲壯馬嘶風”二句，余尤愛之。作書復春翁，交來差去訖。午初，往會漪翁，霽堂亦在座，評論廣東人物，久之。忽報賊大至，余告別回營。見各勇整暇可用，慰甚。命勿擊，以驕其氣，賊不敢近。至晚，引退。

十四日。連日晴和。午間，探報賊尚踞崑岡及黃盆一帶，紳民求救者踵至。余見連屬土民於漪翁猶有不相信之處，心竊憂之。午正，與漪翁商定退白虎勇而用西溪勇，即屬霽堂與成兆侯馳回東陂觀，招勇二千來此學習。晚，呼百長等教誨久之，並為解《見賢》、《躬自厚》二章。晚，接李相堂協戎書，知宜章縣已換李懋齋明府，心甚慰焉。

十五日。朝陰，午後晴。觀警齋《晤愚堂詩草》，語無泛設，皆根至性，有《不寐》詩二句云：“半牀天下志，一夜百年心。”又《秋夜寄遠》云：“惱汝前番愛，多儂此夜愁。”余笑曰：“我欲以此二語贈屯蕤何如？”是日，恭讀《聖武記》、《開國龍興記四》、《康熙戡定三藩記上》。夜半，探報崑岡、梅田之賊均退屯黃盆。

十六日。陰，風，午初雨，未溼塵。是日，讀《康熙戡定三藩記下》、《國朝綏服

蒙古記一》。學隸書二百字。屬警齋作書復郭寶田，文甚佳。伯兄著人送心牧二十九日書至，望余速歸，且言梅邨、子山、仲春偕來。辰正，竹莊歸。未初，良甫自道州至。夜呼百長等，再申前夜誨言，且爲解《三人行》章。與麗峯、警齋、良甫論挽回風化之本，而歎學術之不可不正也。

十七日。陰晴相間。讀《國朝綏服蒙古記二、三》、《康熙親征準噶爾記》、《雍正兩征臧魯特記》。麗峯爲我彙去秋開報前年及去夏優卹、養傷、募勇、製器諸項始末。余觀總、分局各移文，怒不可禁。午間，接伯兄及隱霞書。夜，因黎以成有告歸之言，正中哨買馬事，傳商各勇目，反覆詳示以體制及解紛之道。舊僕王四至，遞到心牧書，係初五日作，謂：余已在中途矣。詳詢家中大小一切情事，尚如二年以前，心甚慰焉。山林田園，余所心畫而手植者一一問之，如觀《幽風》畫圖，幾不知身之尚在此間也。屯蕤十三抵吾家，元宵之明日即啟行。鐵石諸友皆招之，未至，亦恕矣哉。二更，震雷且電雨，溼塵而已。

十八日。陰，雲未開，午正，微有雨。西溪九堡勇千餘陸續至，各團總來見，曉以大義，令其選鋒束伍，嚴申號令，明示賞罰，皆肅然領命去。午初，請麗峯率副中哨隨漪翁往連州掄渠魁。頃之，霽堂至，出二號日記，與觀讀《乾隆蕩平準部記》，而歎天之視聽視乎民也。夜間，與諸友縱談，言及於知人，因爲解《虞書》數章，諸友皆靜聆之，而警齋之會心遠矣。

十九日。陰風雨絲。習隸書二百字。讀《乾隆戡定回疆記》、《乾隆綏服西屬國記》。良甫呈其尊人紫庭先生試帖詩，氣味深醇，絕去浮豔，而詠古詩尤佳，望而知爲君子。午間，與警齋觀《地輿全圖》久之。未初，麗峯與漪翁解巨逆曾老九，綽號千眼老母，及其死黨十餘名至，訊明，對大眾寸磔之，並斬其黨。忽陰雲大開，晴霽至晚。夜，呼李金暘，痛責之。

二十日。微晴。卯初，作書交王四持回東陂，呈伯兄，告以近事。飯後，各堡團紳至，與論慶戰攻險之法，且以長治久安不外乎正人心之理示之。讀《乾隆新疆後事記》、《道光重定回疆記》。夜，呼各勇目，教訓之，即發揮日間與團紳所論者以示，若皆有所得矣。是日，奉父諭，勉以忠義，并接心牧前月中旬以後一書。

二十一日。微晴，有風。書誠語分給各勇之知書者，令習之。讀《國朝綏服西藏記上、下》，及《西藏後記》、《乾隆征噶爾喀記》。午間，往商漪翁，密議明早拔營往嶺背塘一路進剿，以期盡絕楚粵邊患。歸呼各勇目，反覆剖晰動靜之理以示之，黃昏始罷。夜初，接家書及屯蕤初二、初四信，言萬君章達輩捐家貲爲余招猛士五百，欲從間道襲江華，執朱洪英爲贄，不幸，則與賊俱死，毋爲知己羞。翔岡三十日與隱霞書，言將來行營。左老、石翁亦有復書。月餘以來，寢饋不安，至是而警齋、麗峯諸人亦爲余狂喜無既矣。遽作書促翔岡，并錄與屯蕤往返書寄之，且屬其呈朱、左二公一閱。遣王德勝等往澧州，告屯蕤以近狀，并錄復海南船、致翔岡二書，及翔岡與隱霞書，又功牌五十張付去。五更，率勇啟行。

二十二日。行十餘里，雷雨。三十里至黃垓墟，大雨少頃。又三十里，抵離嶺背塘三里之黃草岡，天遂霽。是日所經，路多崎嶇，且沿途曠土不少，較甚於連州各處。嗟乎！此盜賊之所由多乎？晚，與警齋極論修身處世之道，爲學求益之方。因取其日記觀之，論余有云：“微嫌有矜露處，歎生民之待拯孔亟。致斯人出山不遲之十年後也。”於戲！黎生誠知我矣。二更，接李春翁十三日書，慰問一切，且言病甚，常在牀第。余深憂此老之過自勞苦，恐難支撐也。

二十三日。早起，作書復心牧，并鈔兩月來日記及往還各書呈二親，便付伯兄、隱霞二書。飯後，近處之民泣訴者踵至，知前日被殺者以千計，受傷者凡數百。悲哉！斯民何辜，遭此荼毒。拯救不速，痛恨何極！迺急命西溪紳勇助其掩埋，發營中勇夫四處搜尋傷重未死者，得九十餘人，妥爲醫治。近午，通謚亭、安總戎、鄭懷莽、錫琦明府及漪翁先後至，因賊大股分竄乳源、英德地界，商議一面偵探，一面剿辦附近賊巢，爲一勞永逸之計。因畱飲敘論久之。晚間，作書復李春翁。夜，讀《康熙乾隆俄羅斯盟聘記》、《國初征撫朝鮮記》、《乾隆征緬甸記》、《乾隆征撫安南記》。是日晴。

二十四日。早，陰，午後至三更雨，有雷。讀《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下》，《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乾隆甘肅再征叛回記》、《乾隆湖貴征苗記》、《道光湖粵平獠記》。是日，探報餘賊數百於昨午由石街竄至離陽山城三十餘里之青蓮。晚間，前竄英德大灣之大股亦陸續至，蓋未嘗分竄乳源也。漪翁、懷莽來商，定計明日拔營，謀分途進剿。惟是日復命喻勝榮、易普照等於積屍燼蓬內又尋得垂死者六十餘人，合計昨日共一百六十二名，正在設法醫治，不忍棄之，祇得畱親兵之勤慎者二十餘人，監輔各藥師調理。夜，接六兄書，舉去春往事及見在掣肘諸端以諫，令我腸斷，迺作數千言自解，即以慰而曉之。又作書復伯兄。

二十五日。早飯後，先發八哨往黃公塘又呼蜈蚣塘築壘，一面出示招撫流離，祭諸死賊之民，文均警齋作，皆雅切沈痛。自辰至午，陰雨冥濛。祭畢起行，霽色大開。申初，抵黃公塘，則營壘將成。讀《國初東南靖海記》、《康熙戡定臺灣記》、《康熙重定臺灣記》、《乾隆三定臺灣記》、《嘉慶東南靖海記》、《康熙武昌兵變記》、《嘉慶甯陝兵變記》、《乾隆臨清靖賊記》。夜，與懷莽談久之，知其勤練廉幹，心頗敬之。二更後，雷雨少頃。

二十六日。陰，午間微有雨。巳正，懷莽至，商議進剿善後一切。漪翁氣疾發，不至。霽堂扶病來。二子亦有用才，而體弱是可憂也。讀《嘉慶川湖陝靖寇記》至三、四、五篇，歎曰：懿哉淵乎，侯其禕而於是益信仁宗睿皇帝之所以爲睿矣。於戲！天降下民，作之君者，即以作之師。使今之任封疆者能效法之，則地方無不治矣；將官能效法之，則士靡不致死矣。奈之何泄泄沓沓，釀且縱之，胥陷斯民於水火，益深益熱而漠不知省也，悲夫！夜，因各勇多患疫瘡，時聞呻吟，不能安枕。四更，微雨。

二十七〔日〕。霽。讀《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七》、《嘉慶畿輔靖賊記》。又讀《武事餘記》，言兵制兵饟者，於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一案，尚有阿桂能諫，而深惜其不

力也。又讀《掌故》、《考證》，歎我平生善忘亦天之陀我矣。又讀《事功雜述》，深慕額勒登保、劉清、楊遇春、楊芳、羅思舉、傅鼎、桂涵之事功，而於果勇侯有深疑焉。於戲！自有生民以來，冤案多矣。周王早死，真偽難知，猶論古者皮毛語耳。憶前年冬與左先生書，有云：“君子疾名不稱於沒世之論，我夫子爲中人以下加鞭，非所以論至人。”斯言豈無爲哉？噫嘻，苟能知此，庶可與言自立，可與言論古觀人乎。夜雨，與懷荈議進剿事，縱談時務久之。

二十八日。黎明，呼百長等問之，知昨日除前病勇送往陽山醫治外，晚間新病者又六人，心甚憂之。作書復懷荈，屬其誘賊就殲。坐間，與諸友暢談，憶往歲在興甯答滌公書，有云：“余生平有三大恨：一恨用世太早，二恨用心太苦，三恨出身太輕。”斯言誠不謬也。讀《武事餘記》“城守篇”守備上，守禦中，戰守下、“水守篇”、“防苗篇”、“軍政篇”、“軍儲篇”一二三四。計自十五日恭讀《聖武記》，至是始一遍，深歎魏公學問之博，考核之精，去取之審，真可爲萬世法程。晚間，呼各勇目，教以爲人之道，舜、蹠心性同，而相去天淵之故，又舉羅斯舉及萬生招勇事以媿厲之，二更始罷。是日，陰雨，自旦達夜。

二十九日。陰，霧未開。悶甚，作隸書八百餘字。昨來東安勇百餘，今日又來藍山勇十餘，憐其遠來，均姑錄之。晚間，接李春翁信，言酃縣邊防喫緊，且病尚未痊，念甚。又撫憲札二，一言譚令苟事，一言焦許氏事也。擬作稟復之。伯兄有信至。隱霞一書，與文、黎二友詩二章，中有“失教有年民至此，哀矜不暇忍言功”一聯，誦之欲泣。警齋和詩“草長多緣冬後火，灰然珍重夜來風”之句，尤令我惻然望矣。夜，小雨，與懷荈商議明日進剿青蓮賊。聞踞英陽墟者亦來會，慰甚，惜大灣之匪不全數來耳。四更，作書復春翁。

三 月

初一日。黎明，率勇往青蓮進剿，雖晴霽，而泥滑路又險仄，有從石罅中下馬鞠躬而過者，有攀藤上下、鼻剝均觸石而進者。至午初三刻，始抵丹竹逕。計平日行路，每一時可二十里許。已行三時半，而土人尚云三十里也。自此過河至青蓮，僅十餘里矣。各勇陸續造飯，余率親兵數人往視浮橋成否。至河邊，探報賊已出隊，急命親兵助搭，粗就，而賊抵對岸。一面麾親兵過河抵敵，一面令催後隊。甫過二三人，而橋忽斷，杜義品幾不免。頃之，大隊繼至，余令隔河放槍擊之，賊少卻。仍命趕造浮橋。東安勇與副前左兩哨誤聽令，即奪舟以濟，乘勝直逼賊巢；橋成，率大隊進，則已死戰一時。賊列礮山上，視我勇徙焉。揮勇分路衝擊，賊大敗走，追殺過釣魚臺二十里。黃昏收隊，二更回營青蓮。我勇受傷者一十一名，礮亡東勇、藍勇各一名。殺賊及逼溺投崖死者約千人，生擒三十餘犯。是日之戰，有三誤，不然，賊幾殲矣，惜哉！

初二日。卯初，作書報伯兄，即請轉送道州及家中。辰正，小雨。因昨營地卑溼，遷就爽塏。游覽近處園林，兵燹之餘，生機幾盡矣。午正，雨，復晴。未正，報賊即

至，再探，則團練送賊者也。夜雨，至二更四點，閱四體書法，而歎小道之亦有可觀也。

初三日。早，陰。呼各勇目，訓戒久之。飯後，西溪九堡各團總來見，爲解《易》，以天地交不交定泰否之理以示。有頃，漪翁至，亦以告焉。欲其上下交勉，而各自盡其分也。午初，大雨，約五六刻，且聞雷，旋霽。晚，拜通總戎、鄭明府舟中，慨然想浴沂之風。嗟我士庶，孤負好春光矣。夜，與諸友講論，因警齋文多以誇麗鬪靡掩其真意，實理不充之故，爲藥其病而進之。且論學詩能言之理，風之正，變其氣象，有春秋之異，而其感物則一。即爲解《芟苢》，及《式微》、《旄邱》、《敝笱》、《載驅》、《猗嗟》諸篇，皆歎賞不置。警齋問誠字工夫，余曰：“去矜戒倦，庶幾其誠乎。”

初四日。昨夜，病勇賀奇才叫苦甚，四更起坐，達旦，發探勇去訖，假寐少頃。早，晴，午後至晚，驟雨忽晴者三。哀我勇夫，疫癘日多，前往陽山養病者，時有死亡。今日正右哨又死三人矣，痛哉！晚，赴懷葦席，議速旋，未果。夜歸，復雨，二更，震雷且電，大雨移時，余被衾多溼，各勇之苦蓋可知矣。然余且喜明日之當晴，而陰氣之盡洩也。

初五日。起少晏。呼各勇目，教以循拊、節養、卻病、衛生之方，因縱論有志竟成之理，且述余往事告之。上撫憲二稟，一請辦江華青絲汛把總李肇元，一請畱臨武盧明府任，均以關係全局不小，故不忍避越職言事之罪也。午間，因營中疫癘太盛，且未病而先黑舌者極多，深用憂懼，決計返楚。嗟乎！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定更後接伯兄初四日午刻書，心牧二月十八日書。李春翁差人送到二月二十六日未刻書，知病稍痊，能起坐矣，心少慰。書凡三十紙，用情懇至，論事沈痛，讀未竟而潸然泣下矣。於戲！安得天下之爲司道者，皆如此之實心實力也哉。

初六日。由青蓮拔營。未正，抵陽山縣城。沿途山石爭獐，水流湍急，欲訪昌黎遺蹟而不暇也。傍晚，漪翁來會，先擬住此間一二日，及至，則各病勇多有垂死者，傷甚，定計明日即行。夜，與漪翁商議見在應辦及善後一切事宜，至三更三點。昨夜五更雨，至曉而止。將到城，又雨，二更，大雨移時。

初七日。黎明，著勇送信伯兄、六兄，並移藍、桂、宜、臨等縣，嚴防敗匪竄入。飯後，懷葦亦至。作書復李春翁，并鈔日記寄去。午間，懷葦招飲，不終席而行，四十五里抵小江，宿焉。接少雲戚刺史信一函。夜，作書復之。是晚，微有雨。

初八日。昨夜四更，震雷電大雨，至辰、巳不止。料理各病勇，始啟行，雨漸小。循黃金嶺之半腰而行，曲折上下，路僅一線，約十五里。幸多砂石，不甚滑。半途，忽見嶺腳有氣如白雲涌出，頃刻間布滿數里，咫尺不見人，觸於鼻若窑煙，若石灰。急令各勇夫用袖籠鼻口以避其毒。下嶺，又行十五里，至茶塘墟，纔未正。因連州必不能到，而前途擁擠不可行，遂宿焉。是日早，余喫飯少，衣又單，馬上觸霧瘴，頭腹俱痛，取回春茶餅煎服數盃始愈，然四肢尚少力也。夜間，再書數紙，寄春翁，又